

拜托了， 龙子！

1

龙契少女

一枚可以召唤龙九子的
神奇骰子
让平凡少女误入
龙子家族

光鲜亮丽的龙族美少年们
背后却隐藏着不能说的秘密

害怕下雨的龙九子是怎么回事？
电闪雷鸣露原形，
瓢泼大雨秒变脸！
你们龙族都这么不靠谱吗？

拯救还是毁灭

龙契少女如何面对
三契缘尽后的命运……



拜托了， 龙子！

1

龙契少女

惊歌
Jing Ge
Works
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长春·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拜托了, 龙子! . 1, 龙契少女 / 惊歌著. -- 长春: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17.12
(意林·轻文库. 美少年系列)
ISBN 978-7-5585-1565-1
I. ①拜… II. ①惊…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34803号

拜托了, 龙子! ①龙契少女

BAITUOLE, LONGZI! ① LONGQI SHAONU

出版人	刘刚
总策划	阿朱
特约策划	师晓晖
执行策划	张星
责任编辑	吴强 周丹
图书统筹	非非
特约编辑	张星
绘图	Carol可
书籍装帧	胡静梅
美术编辑	袁萌
开本	700mm × 1000mm 1/16
字数	420千字
印张	14.5
版次	2017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发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编: 130021
电话	0431-85678573

定价	32.00元
----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退换, 电话: 010-51908584

龙九子档案

老大 田牛 贺南归

年过花甲，“家族”的大家长，主持有关龙九子的重要决议，其他未知。

老二 魏耕 钱伊康

坐拥数亿资产的总裁，“家族”代言人。为人冰冷，只谈钱不谈感情，其他未知。

老六 鸥吻 夏凡

当红偶像明星，其他未知。

老三 睚眦 曾默

三十多岁，行踪神秘，其他未知。

老七 饕餮 姓名未知

贪利，贪色，贪食，绝非善物，其他未知。

老四 狴犴 萧宸

年刚而立，天生似狴犴好讼，却是邪道律师，不问公正，只问利益。

老八 椒图 钟纤霖

椒图乃守门神兽，性格孤僻。胆小，恐女，缺乏安全感。

老五 貔貅 赖远辰

二十六岁，剑桥高才生，F大学外聘教授。生性温柔，天资聪慧，喜好水烟。

老九 霸下 卓景然

连城中学的学霸男神，自恋，是嘴硬心软的傲娇男。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001 你的龙子，骰子决定

第二章 017 龙九子竟不是一个爹生的

第三章 033 来自校园男神的挑衅

第四章 047 不能说的骤雨危机

第五章 063 地下室的龙十子

第六章 079 解锁宅男的有效方法

第七章 095 你的名字里有我的姓氏



目录 contents

第八章 111 走不出的是画地为牢

第九章 125 请你离开这个家

第十章 141 成了自己最讨厌的人

第十一章 157 永远留在我身边

第十二章 171 因为你才驯服

第十三章 187 最后一道命令是分别

第十四章 203 衔尾龙的谜局

第十五章 217 代位新龙女



你的龙子，骰子决定

第一章



正值仲春四月，连绵半月的梅雨终于停歇，F城从倒春寒中回暖，却无法温暖林陌桑沮丧而沉重的心情。她拖着两个行李箱，亦步亦趋地跟在母亲夏淑芳身后。母女二人绕了三条街才找到夏淑芳养母的家。

确认了门牌，进了院子，发现所有楼长得都一样，夏淑芳分不清哪个是电话里说的二单元。于是开口大喊着“陈芬”的名字，叫了几声有人开了窗。

“大早晨叫个鬼啊！”

夏淑芳不高兴了，回嘴道：“我找人！关你什么事！”

“妈，别叫了，好丢人……”

林陌桑去拉夏淑芳，夏淑芳却不理会她，反而跟那人对骂起来。

林陌桑顿觉无力，默默退到了院中央的槐树阴影下，只当自己与眼前的人并无瓜葛。

正是槐花盛开的季节，林陌桑站在树下闻不到什么味道，只觉得那团簇在枝丫间的白花像是落在树上的雪。似乎风一吹，就能回到半年前的冬天。那时候父亲林雨声还在世，带着她出门放鞭炮，承诺明年学校放假全家人一起出国过年。

可是再也没有那样一天了。

不一会儿，传说中的“外婆”陈芬从楼上下来，一边抱怨一边将林陌桑和夏淑芳领进了楼。自林陌桑出生以来，还是第一次见到外婆。

“我这是没办法了才来寄住一阵子，过几天我是要搬的。”

夏淑芳一进门就仰着头反复强调，仿佛她还是早些年那个家境优渥的大小姐。

夏淑芳的亲生父母原本是做矿产生意的，家产丰裕。只是后来经营不善，导致家道中落，再加上夏父生病，夏母发生意外，双双离世，十二岁的夏淑芳成了孤儿，最后由过去在夏家做过活儿的保姆收养。

陈芬就是当年那个保姆，也就是夏淑芳后来的养母。虽然夏淑芳后来离开了养母家，两人却依旧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如今家中突生变故，只好投靠同城的陈芬，暂且有个落脚的地方。

“过几天搬哪里？你老公死了才几天，就准备找下一个靠山了？”陈芬冷嘲热讽，“现在谁不知道那个姓林的品行不端，活该遭天谴……”

陈芬还没说完，就被摔箱子的声音打断了。横倒的箱子在林陌桑脚边，像是迈不过的心事。

“这是大的看不起人，小的也要造反啦？”陈芬瞅着林陌桑，“我看你们这不是来求我，是给我面子才来住几天啊。”



林陌桑扶起箱子，装作失手意外，扯出一个笑脸：“我是见到外婆太紧张了。我和妈妈无家可归，靠您才有了地方落脚，谢谢您还来不及。我怕做错事不招外婆喜欢，所以不小心……”

好学生的完美答卷，陈芬受用也不再多说，将两人带进了屋子。

三室一厅，因为是二楼，所以采光不好，显得矮小逼仄。陈芬也没多介绍，直接把两人领到了所谓的客卧。这是一个杂物间，临时摆了一张一米五的双人床，除了床就是各种收纳箱以及盖了布的旧家具。夏淑芳看了一眼对面没人住的次卧，宽敞明亮，干干净净，这对比不言而喻。

“次卧我儿子有时候会回来住，家里没空房间了。”

夏淑芳刚要开口，就被林陌桑拉了一下，林陌桑向陈芬颌首道谢。她等会儿还要去上课，不想多生事端。

林陌桑将行李简单收拾了一下，就去了学校。

作为F大学的子弟学校，连城中学一直是升学率最高的重点中学。高一下半学期刚刚开学不过一个月，她就因为父亲去世的事连续落了几天的课。不过平时成绩好，最近家里又生变故，班主任也没说什么。

上学期她考了年级第一，本是人人艳羡的学霸，老师眼中的天之骄子。只是父亲林雨声因为学术抄袭被F大革职的事情不胫而走，让林陌桑的学霸含金量也饱受争议。祸不单行，林父在Y省考察的时候遭遇地震去世，也就无从争辩抄袭的真伪。

得知父亲死讯的那一天，林陌桑正在学校参加数学奥林匹克的复试，刚写了不到一半，忽然被老师叫去办公室，与警方确认与林雨声有关的事情。

大概十分钟之后，林陌桑就带着林雨声的遗物再次回到了考场。她没流一滴泪，在明晃晃的白炽灯下做完了整张考卷。

得知父亲死讯后仍然能淡定地回到考场考试——这成了全校师生提起林陌桑时，能够想起的唯一印象。冷漠、无情，冷静到令人发指。

林陌桑无从解释，只是那一刻她真的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

大哭吗？大哭有什么用啊？

林陌桑有时候不禁想，为什么世界上有“坑爹”有“熊孩子”，却没有一个词可以形容不靠谱的父母。

这些年母亲夏淑芳做着快乐的无业游民，几乎完全不管家务事。自林陌桑有记忆

以来，母亲做饭的次数屈指可数。而父亲林雨声又醉心于各种古建筑的龙饰研究，沉迷于不切实际的神话传说。有时只身前往偏远的遗迹，几个月都见不到人影。

如今林雨声在Y省境内遇难，夏淑芳才回到家与林陌桑一同处理后事，算起来母女也有小半年未见。只是两人一清算财产才知道，林雨声竟然为了继续研究工作，将房产抵押给银行，以此作为担保贷款，原本想借科研基金补上本金利息，却没想到被爆出学术抄袭的丑闻。科研基金落了空，房产由银行收缴。

一夜之间，林陌桑的人生就成了没了父亲、无家可归、身无分文、寄人篱下的苦情剧，命运戏剧到让她哭笑不得。

晚上回到外婆家，夏淑芳和陈芬就为鸡毛蒜皮的小事不曾安宁，林陌桑懒得管，躲进了房间，捂着耳朵背课文。可是背了几次却进不了脑，她被门外的吵嚷搅得心烦意乱。

白天在学校的时候，林陌桑接到了奥数比赛组委会的通知。有人举报她考试中途离场作弊，所以取消了她评比最终奖项的资格。

当林陌桑走出年级办公室的时候，只觉得一块石头卡在喉咙。她看向周围的同学，所有人如见恶鬼一般躲躲闪闪。

作为F大的子弟学校之一，连城中学有很多学生都是F大教职工的孩子。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林父学术造假的事情如同板上钉钉，连同林陌桑也被划入了品行不端的行列。所以她在奥数竞赛中作弊也是无从辩驳的铁证如山，根本没人会听她的解释。

林陌桑翻出那本如字典厚的奥数真题练习册，一页一页翻过去，忽然想不明白自己这么刻苦的意义。她在得知父亲去世后还泰然自若地坐在考场，争这个第一是为了什么？已经没人再会为她的成绩欣慰地微笑，也没人再会对她的未来翘首期盼……

门外声嘶力竭的争吵声，让林陌桑只觉得整个脑子都要炸了，她将手中的练习册狠狠地向门砸去，刚好砸在推门而入的夏淑芳身上。

“你发什么疯？”

“好吵。”林陌桑捂着耳朵说道。

夏淑芳本来就火气未消，如今一听更是脾气上涌，索性拽着林陌桑的两手将她拖了起来。

“嫌我吵，嫌我丢人，你是不是根本嫌我是你妈？”

每天给她做饭的是爸爸，洗衣服的是爸爸，这个妈做过什么，林陌桑还真不知道。



“我不是我爸养大的吗？”

林陌桑说完就被夏淑芳一掌打在后背上，沉闷的痛，林陌桑一声不响。林陌桑越长越大越不知道如何与母亲交流。也许是这几年她一心学习，夏淑芳一心玩乐，两个人逐渐疏远。其实都心知肚明自己有错，却难开口认输。

她们一脉相承，唯有沉默。

“我爸的东西我好像忘拿了，我回家一趟。”

不等夏淑芳阻止，林陌桑已经趿着鞋夺门而出。

四月的雨总是让人措手不及。

雨水模糊了往日上下学必经的街区。一道惊雷落下，停靠在路边的车发出刺耳的警报声。闪烁的黄色车灯照出林陌桑狼狈的身影，她冒雨跑回了昨天才被查封的家。走廊中的钨丝灯忽明忽暗，林陌桑看着门上交叉贴着的白底封条，恍若隔世。

明明不久之前，她敲敲门，就会看到父亲系着围裙，手拿锅铲，手忙脚乱的模样。而如今，她伏在门上，却再也听不到屋内锅碗瓢盆碰撞的声音。

为什么天灾人祸偏偏会落在她的头上？

林陌桑一把撕掉白底封条，如同撕掉心上刚刚结疤的伤口，疼得她红了双眼。

其实离家时，她有意将父亲的东西留在这里。

林陌桑不是薄情，只是斯人已去，就不要徒增生者悲伤，既是为她自己，也是为突然遭遇变故的夏淑芳。林陌桑知道，夏淑芳几次躲着她抱着父亲的遗物大哭，她不戳穿却也并非无动于衷。

家里断了电，林陌桑借着窗外微弱的光线翻出父亲的粗布包。那天警察来学校，就是拿着这件遗物来与林陌桑确认死者身份。

虽然林雨声是F大的教授，却过得异常简朴，这个包已经随了他十多年。包里除了证件、钱包，就是一块刻有龙纹的“雀替”。这种托木一般安置在中国古建筑的梁与柱交接的角落。如此零碎的组件，往往是周围的农民偷偷从古建筑上撬下来的，父亲出钱将它们买下，等待着物归原主的一天。

林雨声在F大有个外号叫“叶公”，他一生都在与中国古建筑上的龙打交道。林陌桑从小听林雨声讲龙的传说，他是个龙痴，痴迷到最后连性命都赔在了上面。

林陌桑看着手中的龙刻，一阵难以言说的委屈涌上心头——“都是因为你！”

林陌桑举起沉重的雀替狠狠砸向地面，一声沉闷的巨响之后，雀替没有碎裂，却

因窗外闪电而炸裂出一阵金光。

该不会要爆炸吧？

林陌桑一阵心慌。

按道理就是块木头，怎么可能爆炸？不科学啊！

林陌桑正犹豫着要不要逃跑时，脑海中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

“奉天之诏。”

像是静谧夜空中璀璨的星河，雀替散发出细碎的光，渐渐在漆黑的夜色中勾勒出一条龙的模样。林陌桑半跪在冰冷的地板上，呆愣地看着眼前不可言说的奇妙幻象。

“吾乃真龙之神。”

诸多声线混杂着在林陌桑耳畔萦绕，浑厚如老者，清脆如孩童，好似七彩丝线错综复杂，最终汇于一股，让她勉强可以辨别出其中的含义。

“曾受恩于令尊。今其罹难，你丧父无荫蔽，吾收你为龙女，代其庇护。”

说罢，光芒汇聚成一枚琥珀色的十面骰子，悬浮在林陌桑的眼前。

“此物可召龙之九子，汝兄囚牛、貔貅、睚眦、狴犴、狻猊、鸱吻、饕餮、椒图、霸下……”

龙神每说出一个名字，十面骰子就投射出金光描绘的神兽图案。林陌桑还来不及辨认，金光就回旋着迅速钻回骰子中。

“除人死不可复生外，任你差遣。”

骰子的光辉渐渐散去，最终落在林陌桑相合的两手中。

“危急之时，落地即诏，三契缘尽。”

林陌桑愣神间，就看到龙神的身影渐渐散去。

“等一下，你……”

雷雨交加，一道闪电划过，林陌桑眼前只剩下一片漆黑的夜色，唯有手心中坚硬的触感让她的心脏怦然难寂。

林陌桑在夜色中勉强辨认着手心中的锥形骰子。原本是半透明的琥珀色，如今变成了不透光的棕红木头。骰子的每一面都阴刻着繁复的龙子图案，其中九面都是单龙，唯有一面是两条首尾互相吞噬的朱龙与墨龙。

开什么玩笑？

林陌桑觉得这恶作剧也未免排场太大了一些。她试图在雀替上找到凹槽或缺陷，暗示自己这骰子不过是雀替上掉下来的组件。而刚刚的一切不过是雷鸣电闪给她的荒



诞幻象。

毕竟，龙怎么可能真的存在？

那些关于龙的传说不过都是人类对大自然的崇拜与想象。当然更不可能存在龙九子。民间关于龙九子的传说尚不止一个版本，显然不过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的幻想故事罢了。

林陌桑看着手中的骰子，所以，这到底是什么？

直到第二天，林陌桑依旧想不清楚自己的遭遇该如何解释。她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感觉即便说了，八成也会被当作神经病。

林陌桑听着课不禁有些走神，临近下课时看到站在教室后门的秦连臻，才想起之前的未接电话。

“林陌桑你怎么回事？打电话也不接。林叔叔出事，我爸妈都担心你的情况，特意让我过来看一看。”

秦连臻同样是教师子弟，父亲秦峰与林雨声是故交。秦峰与林雨声同年入职F大，虽然教的是不同专业，但两家在教职工大院内是邻居，因此交情颇深。秦连臻算是林陌桑的发小，以前也是连城中学的学生，比林陌桑高两届，如今是F大生物系的学生。

“你父亲的事情你打算怎么办？”秦连臻开门见山，“我爸过几天回国，给林叔叔主持追悼会。但是因为那个造假丑闻，F大的礼堂都谈不下来。”

林陌桑自然相信父亲的品性，只是她和夏淑芳从不插手林雨声的研究，学校办公室也不是外人能够随意出入的地方。如今学校已经对学术造假的事情做出了公布，所有材料都已经交由研究院保管，即便有秦叔叔帮忙，也调不出证据来证明林父的清白。

“我听说是有人发表了相似的论文在国际刊物上。”秦连臻也打听不到太多细节，“我们系的老师说，林叔是唯一把古建筑和古生物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学者，这么偏的题一般是不会撞的。”

秦连臻的话不言而喻，林雨声才是那个被抄袭的人。

“所以你要怎么办啊？”秦连臻焦急地追问道。

“你说呢？”林陌桑勉强笑了笑，“我能怎么办啊？”

秦连臻一时语塞。如今林陌桑母女都自身难保，更没有余力去为逝者挽回尊严。她们没有钱去请律师，也拿不出证据上诉，似乎除了求神拜佛，只有忍气吞声。

“你说……”林陌桑忽然问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龙吗？”



“你该不会也被你爸传染了吧？”秦连臻一脸担忧，“有恐龙我信，中国龙纯粹是瞎扯啊，根本没有科学证据。”

“哈，也是。”

而那枚至今没有消失的十面骰子，始终提醒着她，那一晚的奇遇绝非幻觉。

可是那又怎样呢？她一直是一个过分理智的人，也不轻信任何从天而降的福利。就算龙神真的存在，她如此轻易地召唤了龙九子，难道不会付出更惨重的代价吗？

但凡不是个人努力所得，林陌桑都不能坦然接纳。

所以这件事林陌桑也从未与夏淑芳提起。况且夏淑芳每天与养母硝烟弥漫，也无暇顾及林陌桑。

在外婆家的日子，林陌桑大多时候都保持沉默。夏淑芳惹怒陈芬的地方，她就尽量用自己的方式去弥补。

陈芬的丈夫前两年去世，如今独居，儿子儿媳偶尔会来给她做一两顿饭，后来实在受不了母亲的啰唆挑剔，就给她请了个保姆照顾起居。如今养女夏淑芳带着没有血缘关系的外孙女来借住，陈芬就以儿子无力承担额外支出为由辞退了保姆。这层意思，夏淑芳可以心大无视，林陌桑却不能不懂，所以就主动承担起了做饭与打扫的家务。

每天中午放学用半个多小时做好三人的饭菜，吃完饭再用半个小时收拾好家。陈芬家距离学校很远，林陌桑在路上又要花费半个小时。如此一来，她每天中午几乎是马不停蹄地干完活就去上学，没有任何休息的时间。

有时中午老师拖堂，林陌桑回来晚了，陈芬难免抱怨，这时候夏淑芳就会跳出来。于是林陌桑只能在两人的唇枪舌剑中默默做饭。

林陌桑想，她还可以继续忍的。辛苦一点儿没关系，忍一忍就过去了。只是今天两人吵得格外凶，陈年旧怨都翻了出来。

“过去我供你吃，供你穿，结果你最后怎么对我的，你还有脸说！”陈芬指着夏淑芳大骂，“白眼狼！”

“你摸摸自己的良心，如果当初不是你要把我卖去农村，我能逃吗？你养我我承认，你敢说你当初不是贪图夏家那点儿遗产才收养我的？”

“我最后得到什么了？什么也没有！你就是忘恩负义，别净瞎编故事把自己说得可怜。你和那姓林的都不是好东西，看现在遭天谴了吧，死得该！”

最后一句彻底激怒了夏淑芳，她抓起桌上的碗就向陈芬扔去。



林陌桑却始终沉默着。

她看着水池中的渣子与油污，忽然想起过去，只要林雨声在家从来不让她做饭洗碗。他说：“女孩子就应该娇养。我就这么一个女儿，疼还来不及。以后要是有人让我女儿伺候他，我一定揍死那小子。”

可是如今还有人会这样疼她吗？

林陌桑一把拉住企图反击的外婆：“您不该那么说。”

陈芬被林陌桑教训得一愣，试图抽出胳膊却被林陌桑死死拽住：“那只是意外，您不该那么说。”她的父母是什么样的人，没有人比她更清楚。别人可以污蔑她，但是不能污蔑她的亲人。

陈芬看着林陌桑拒不放手，怒极反慌：“你要干什么？”

“您应该向我妈妈道歉。”

“道歉？”陈芬抬手向林陌桑打去，“我看是你妈没教好你怎么跟长辈说话吧？”

林陌桑任凭陈芬打着，依旧按着她的手不放：“请道歉。”

夏淑芳上前扯住陈芬的手，将林陌桑护在身后。

“你们这是要一起反了啊！”

陈芬推了林陌桑一把，林陌桑踉跄间松了手，转眼就看到陈芬一掌打在了夏淑芳头上。陈芬手上的戒指划伤了夏淑芳的额角，青紫流血的伤口让陈芬赫然愣了。

林陌桑看向母亲的脸色，夏淑芳曾经有多爱护那张美丽的脸，林陌桑如今就有多心疼。

小时候就是这个漂亮的女人总会带她去街上买棉花糖吃。父亲总说那糖不干净，可林陌桑喜欢。夏淑芳就一边低头接受林雨声的批评，一边对着林陌桑眨眼偷笑。

记忆短暂而零散，林陌桑心里的怨恨将这些记忆掩埋在深处，睁开眼就只剩下夏淑芳的坏。

她也知道，搬来的那一晚夏淑芳为何会和陈芬争吵。陈芬带着嘲讽故意质问夏淑芳：“没钱，为什么不把你女儿卖掉？”

“我不是你，就算我去要饭，我也不会放弃我女儿！”

那时候林陌桑捂着耳朵不愿听，以为夏淑芳的话不过是为洗白她这个不称职的母亲。

现在想来，面对一个曾经差点儿把自己卖掉的养母，一个她嫁给林雨声才好不容易逃出来的家，夏淑芳是做了怎样的妥协，才会笑着搂着林陌桑的肩膀说去找外婆。

夏淑芳从来不向自己讨厌的人低头，可是为了林陌桑她妥协了。即便嘴上不饶人，却还是耐着性子与林陌桑蜷缩在那不足十平方米的杂物间里。

林陌桑连一张写作业的桌子都没有，只能跪在收纳箱旁，勉强将箱子当作写字的支靠。有时候林陌桑半夜醒来，会发现夏淑芳在悄悄揉她的膝盖。她装作熟睡，不敢作声，也不敢去看夏淑芳的表情，生怕在这个骄傲得不可一世的女人脸上看到前所未有的无助和悲伤。

林陌桑拉住了夏淑芳的手：“我们走吧。”

走去哪儿？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办？不知道。可是离开总比待在这里好。任何苦难施加在林陌桑身上，她都可以忍，可是她不能忍耐有人欺负自己的母亲。即便这个人有时不靠谱，可父亲去世之后，还有人比夏淑芳更爱她吗？没有了。毕竟对于相依为命的她们来说，世上唯有至亲不可欺。

夏淑芳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她回房间简单整理了一下行李。她们没有带多少东西，似乎在夏淑芳心里已经默认了这里不可能久留。夏淑芳打开钱包，将仅有的钱拿出一半放在桌子上：“砸坏的东西算我赔。”

在陈芬的漫骂声中，夏淑芳带着林陌桑走出了那个矮小逼仄的房间。漫长的走廊像是她们晦暗的人生，母女俩一阵沉默，心下无限凄凉。明明还活在这世上，却遭到比死者更凄凉的对待。

林陌桑拉着夏淑芳的手走出楼道，看到明媚的天光时，两个人不禁都深深吸了一口气，好像许久都没有这样畅快地呼吸。林陌桑看着夏淑芳额头上的伤，拉了拉她的手：“我们先去医院吧。”

夏淑芳用指头轻轻碰了碰伤口，血口倒没什么，就是血口附近跟着肿起来一个包，手指一碰就疼得厉害。看到夏淑芳一瞬间泛红的眼角，林陌桑心底也跟着抽搐了一下。

夏淑芳看林陌桑一直盯着她，收敛了表情笑着说：“没事，等会儿消毒冰敷一下就没事的。”

林陌桑没有反驳，而是问道：“我们还有多少钱？”

“放心，足够你下学期的宿舍费了。”夏淑芳搂住林陌桑的肩膀，“等会儿我就去学校帮你申请宿舍，争取今晚就住进去。”

“那你呢？”林陌桑问道。

“我以前到处玩的时候，不照样有地方待吗？”夏淑芳轻轻拍了拍林陌桑的脸，“放心，我是个成年人，有的是办法。”



林陌桑按住了夏淑芳放在她脸上的手，像是刚刚的轻拍打碎了她心中的屏障。林陌桑轻轻蹭着母亲的手，皮肤的温度由面颊传递到心底，自父亲去世后就冻结在胸中的坚冰终于融化了。

哭没有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所以林陌桑从得到父亲死讯的那一刻起就没有哭过。无论流落街头还是被别人诬陷，她都没有哭。

可是不哭的她又有什么用呢？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懦弱无能，忍气吞声，只能任凭他人左右。

“都说没事了，你怎么哭了？”林陌桑止不住自己的眼泪，夏淑芳吓得慌了手脚，“没事的，没事的，乖，不哭。”

夏淑芳直把林陌桑当三岁孩子哄，可是她越说，林陌桑哭得越厉害。最后林陌桑推开夏淑芳：“你去买药，别管我，我一会儿就好了。”

夏淑芳没了办法，只好听林陌桑的话去买药。

见母亲走远，林陌桑蹲下身子，将脸埋在双臂间阻止眼泪流下。

如果不是为了她，夏淑芳不会委曲求全到这一步。林陌桑曾以为，是父母拖累了自己，事实上到头来她才是那个最没用的人。想起过去她心中那些埋怨，就为自己感到羞愧。

此时此刻，除了依赖夏淑芳的庇护，她还能做些什么呢？

林陌桑摸索着找出被她扔在书包角落的十面骰子。大多数人开始信奉神明，是在感到命运无法反抗的时候。

既然已经走投无路，那就信它一回吧。

林陌桑双手合十，虔诚祈祷。

“如果世上真的有神，真的有龙的话……求求你，帮帮我！我愿意付出代价，请你帮帮我！”

林陌桑握紧那小小的木块，将双手贴在额头祈祷。她深吸了一口气，松开了手掌。

“请给我和母亲一处安身之所。”

骰子落地，发出沉闷而微弱的声响。十面体滚动了两圈之后停住。静止的那一刻，林陌桑赫然看到空中一个金色的“契”字转瞬即逝。

林陌桑凑了过去，仔细辨认着最上方的图案。她从小耳濡目染，各种与龙有关的图案都能认出真身。而如今最上面的这一幅，狼身龙首，嘴衔宝剑……林陌桑吞了吞口水，该不会这么巧，偏偏选中了龙九子中最嗜杀好斗的凶兽睚眦吧？